

後漢書

范曄著



後漢書卷一百十四

宋宣城

太守范曄撰夫人

唐章懷

太子賢注

列女傳第七十四

詩書之言女德尚矣

詩降

謂關雎后妃之德也書稱釐若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尚遠也

夫賢妃助國君之政哲婦隆家人之道高士宏清淳之

風貞女亮明白之節則其徽美未殊也而世典咸漏焉

故自中興以後綜其成事迹述為列女篇如馬鄧梁后別

見前紀梁嬀李姬各附家傳

嬀梁竦女李姬李固女也

若斯之類並

不兼書餘但按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專在一操而已

鮑宣妻

勃海鮑宣妻者桓氏之女也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
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
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
人以先生脩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旣奉承君子
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
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
出汲脩行婦道鄉邦稱之宣哀帝時官至司隸校尉子
永中興初爲魯郡太守永子昱從容問少君曰太夫人
甯復識挽鹿車時不對曰先姑有言

爾雅曰舅姑在則曰君舅君姑沒則

曰先舅先姑

存不忘亡安不忘危

易繫辭之言也

吾焉敢忘乎永昱

已見前傳

霸王霸妻

太原王霸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霸少立高節光武時

連徵不仕霸已見逸人傳妻亦美志行初霸與同郡令

狐子伯爲友後子伯爲楚相而其子爲郡功曹子伯乃

令子奉書於霸車馬服從雍容如也霸子時方耕於野

聞賓至投耒而歸

鄭元注禮記云耒耜之上曲者也說文曰耒耜曲木

見令狐子

沮忤不能仰視

沮喪也忤慙也

霸目之有愧容客去而久臥不

起妻怪問其故始不肯告妻請罪而後言曰吾與子伯

素不相若向見其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曹蓬

髮歷齒未知禮則

曹輩也

見客而有慙色父子恩深不覺

自失耳妻曰君少脩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

君之高奈何忘宿志而慚兒女子乎霸屈起而笑曰

屈

渠勿反

有是哉遂共終身隱遁

姜詩妻

廣漢姜詩妻者同郡龐盛之女也詩事母至孝妻奉順
尤篤母好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嘗泝流而汲後值
風不時得還母渴詩責而遣之妻乃寄止鄰舍晝夜紡
績市珍羞使鄰母以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怪問

鄰母鄰母具對姑感慚呼還恩養愈謹其子後因遠汲
溺死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而託以行學不在姑嗜魚鱠
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鱠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有
涌泉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魚常以供二母之膳赤
眉散賊經詩里弛兵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時歲荒
賊乃遺詩米肉受而埋之比落蒙其安全比近也落藩也永平
三年察孝廉顯宗詔曰大孝入朝凡諸舉者一聽平之
由是皆拜郎中詩尋除江陽令卒于官所居治鄉人爲
立祀

周郁妻

沛郡周郁妻者同郡趙孝之女也字阿少習儀訓閑於婦道而郁驕淫輕躁多行無禮郁父偉謂阿曰新婦賢者女當以道匡夫郁之不改新婦過也阿拜而受命退謂左右曰我無樊衛二姬之行

列女傳曰楚莊王好田獵樊姬故不食鮮禽以

諫王齊桓公好音樂衛姬不聽五音以諫公並解見文苑傳也

故君以責我我言而不

用君必謂我不奉教令則罪在我矣若言而見用是爲子違父而從婦則罪在彼矣生如此亦何聊哉乃自殺莫不傷之

曹世叔妻

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

姬博學高才世叔早卒有節行法度兄固著漢書其八

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

而成之也踵繼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

大家每有貢獻異物輒詔大家作賦頌及鄧太后臨朝

與聞政事以出入之勤特封子成關內侯官至齊相時

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

後又詔融兄續繼昭成之融兄名續見馬援傳永初中太后兄大

將軍鄧騭以母憂上書乞身太后不欲許以問昭昭因

上疏曰伏惟皇太后陛下躬盛德之美隆唐虞之政闢

四門而開四聰采狂夫之瞽言納芻蕘之謀慮前書曰狂夫之

言明主擇焉詩曰先人有言詢於芻蕘妾昭得以愚朽身當盛明敢不披

露肝膽以效萬一妄聞謙讓之風德莫大焉故典墳述

美神祇降福易曰謙尊而光又曰鬼神害盈而福謙左傳曰謙讓者德之基也昔夷齊

去國天下服其廉高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太伯違邠

孔子稱為三讓周太王有疾太伯欲讓季歷託采藥於吳時已居周此言邠者蓋本其始而言

之所以光昭令德揚名于後者也論語曰能以禮讓為

國於從政乎何有論語孔子之言也何有言若無有由是言之推讓之

誠其致遠矣今四舅深執忠孝引身自退四舅謂隲悝宏閻也而

以方垂未靜拒而不許如後有毫毛加於今日謂有纖微之過

則推讓之美失也誠恐推讓之名不可再得緣見逮及故敢昧

死竭其愚情自知言不足采以示蟲螳之赤心太后從

而許之於是騰等各還里第焉作女誡七篇有助內訓

其辭曰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餘寵賴母師之

典訓母傳母也師女師也左傳曰宋伯姬卒年十有四

執箕帚於曹氏前書呂公謂高祖曰臣有息女願為于

今四十餘載矣戰戰兢兢常懼黜辱以增父母之差以

益中外之累中內夙夜劬心勤不告勞而今而後乃知

免耳吾性疏頑教導無素素先恒恐子穀負辱清朝三輔

決錄注曰齊相子穀頗隨時俗注云曹成壽之子也司徒掾察孝廉為長垣長母為太后師徵拜中散大夫子

穀即成聖恩橫加猥賜金紫漢官儀曰二千石金印紫綬實非鄙人

庶幾所望也男能自謀矣吾不復以為憂也但傷諸女
方當適人而不漸訓誨不聞婦禮懼失容它門取恥宗
族吾今疾在沈滯性命無常念汝曹如此每用惆悵間
作女誡七章願諸女各寫一通庶有補益裨助汝身去
矣其勗勉之去矣猶言從今已往卑弱第一古者生女三日臥之

牀下弄之瓦塼而齋告焉詩小雅曰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弄之瓦毛萇注云瓦紡

塼也箋云臥之於地卑之也紡塼習其所有事於紡績也臥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

人也弄之瓦塼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齋告先君明當主

繼祭祀也毛詩傳曰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供祭祀矣于以采蘋南澗

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三者蓋女人之常道禮法之典教矣謙讓恭敬先人後

已有善莫名

不自名己之善也

有惡莫辭忍辱含垢常若畏懼

是謂卑弱下人也晚寢早作

作起也

勿憚夙夜執務私事

不辭劇易

劇猶雜也

所作必成手跡整理是謂執勤也正色

端操以事夫主清靜自守無好戲笑潔齊酒食以供祖

宗

潔清也謂食也左傳曰潔齊豐盛也

是謂繼祭祀也三者苟備而患名

稱之不聞黜辱之在身未之見也三者苟失之何名稱

之可聞黜辱之可遠哉夫婦第二夫婦之道參配陰陽

通達神明信天地之宏義人倫之大節也是以禮貴男

女之際詩著關雎之義

禮記曰昏禮者將上以事宗廟而下

以合二姓之好繼後世也

故君子重之詩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也

由斯言之不可不重也夫不賢

則無以御婦婦不賢則無以事夫夫不御婦則威儀廢

缺婦不事夫則義理墮闕

墮音許規反墮廢也

方斯二者其用一

也察今之君子徒知妻婦之不可不御威儀之不可不

整故訓其男檢以書傳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義禮

之不可不存也但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於彼此之數

乎禮八歲始教之書十五而至於學矣

禮記曰八歲入小學

獨不

可依此以爲則哉敬慎第三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以

剛爲德陰以柔爲用男以彊爲貴女以弱爲美故鄙諺

有云生男如狼猶恐其虺生女如鼠猶恐其虎然則脩

身莫若敬避彊莫若順故曰敬順之道婦之大禮也夫敬非它持久之謂也夫順非它寬裕之謂也持久者知止足也寬裕者尙恭下也夫婦之好終身不離房室周旋遂生媒黷媒黷旣生語言過矣語言旣過縱恣必作縱恣旣作則侮夫之心生矣此由於不知止足者也夫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爭曲者不能不訟訟爭旣施則有忿怒之事矣此由於不尙恭下者也侮夫不節譴呵從之忿怒不止楚撻從之夫爲夫婦者義以和親恩以好合楚撻旣行何義之存譴呵旣宣何恩之有恩義俱廢夫婦離矣婦行第四女有四行一曰婦德

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

禮記文也

夫云婦德不必才

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

也婦功不必工巧過人也清閒貞靜守節整齊行己有

恥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

不厭於是謂婦言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

不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奉

賓客是謂婦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

然爲之甚易唯在存心耳古人有言仁遠乎哉我欲仁

而仁斯至矣此之謂也

論語孔子之言也

專心第五禮夫有再

娶之義

儀禮曰父在爲母何以葢至尊在不敢伸也父必三年而後娶達子志也

婦無二適

之文故曰夫者天也

儀禮曰夫者妻之天也婦人

天固

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行違神祇天則罰之禮義有愆

夫則薄之故女憲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

謂永訖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然所求者亦非謂

佞媚苟親也固莫若專心正色禮義居絜耳無淫聽目

無邪視出無冶容入無廢飾無聚會羣輩無看視門戶

此則謂專心正色矣若夫動靜輕脫視聽陟輪

陟輪不定貌

入則亂髮壞形出則窈窕作態

窈窕妖冶之貌也

說所不當道

觀所不當視此謂不能專心正色矣曲從第六夫得意

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欲人定志專心之